

增訂端溪硯坑志

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四

錢塘朱玉振秋汀撰

錫屠紹理夢亭編次
子 啟澂靜波校字

端溪石研考

渤海高兆雲客著

端州分野直星紀。僧一行曰。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束三江之水。其山產石類玳瑁。唐宋以來才人文士采作硯材。蘓文忠稱為寶石。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閎也。未至峽十里為

大堯山。皆牛毛細皴。宛如畫境。峽山青蒼對峙。江
流泓淨。頗似嚴瀨。峽石鑛凡十一。北岸坑曰阿婆。
曰白婆墳。其石質黯黝不鮮。佳者亦有火捺紋。蕉
葉白。可亂水岩朝天岩。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
眼大于螺。若人張目湛湛無神。真賞家以此辨定。
碧點長斜似眼無瞳。每石一片。可得十二三點十
數點者。梅花坑在峽外三水境中。峽將盡。岬南山
坳有洞。書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某重開。土人名
曰岩仔坑。其石叩之聲泠泠。久磨能滑。旁有塚。相

傳其時開鑿中虛。崩閉數百十人。太監死焉。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坑下度小山曰新坑。其石細潤微青。蕉葉白亦青。西上越水澗。隔裏曰朝天岩。土人名山坑。為隔裏。其石堅實。不能滑膩。火捺紋成結不運。若蠟炬着壁斜皴。及燒損几案處。蕉葉白色晦氣黃。純潔無痕者亦可貴。古塔岩。其石比朝天岩。無火捺紋。蕉葉白。古塔岩後為屏風背。其石木如。譬猪肝曝于風日。宣德岩在屏風背下。去水岩二里許。其石髣髴水岩。今不可得。岩仔坑東有洞。廣如

屋曰棲安洞。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又東有小山圓阜。下為水坑。折上數十武。有萬歷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洞臨江口。小于圭竇。石工裸身。盤盛稀膏。燃火腰錘。螺旋而進。入洞西轉。有淵不測。先投以石。聞水聲急轉東折。不則墮深淵矣。正洞容工二十人。繇正洞入西洞。西洞漸寬。東洞舊納四人。二人運鑿。二人仰卧膝前。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不能坐立。捧。今容七錘。且十四人矣。取石一人。秉燈一人。捧燈一人。

三洞正洞石上上次東洞西洞又次之土人皆名曰老坑石三層上層近山沙透漏如蠹蝕曰虫蛀其質微遜中層常有翡翠雜拉中層火捺紋蕉葉白其絕品東瓜穰青花及眼在蕉葉白下石工所名下層石也又下麻鵲斑紋成魚凍或如唾涎亦有眼眼中瞳含沙多脫去此中石時有蔚藍者秀色可餐不一見下此底坂石云中層下層火捺紋如朝霞蔚起散若馬尾若刷絲紫繞綢采熊熊大當錢有芒曰金錢火捺品上上黥然黑色曰鐵捺

如蚓曰鳳涎。皆石疵。蕉葉白上下四旁。必有火捺紋掩映。舊坑皎潔比紉素。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青花上品。若潤沁細藻。朱碧瑩然。繡縷隱隱。又如魚兒隊行。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石工稱為芋紋品中中。三洞眼各異。正洞眼赤圈如珊瑚鳥目。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其瞳分明亦足賞。東洞眼碧色數暈。對之奕奕射人曰鵠鵠眼。圓正明媚者不易得。他洞偶一有之。西洞眼黑圈瞳一黍如鼓三洞石。正洞下層第一。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

潔穠麗磨之與墨相親。摩娑心動。東洞西側深處。曰飛鼠岩。其石有紋曰黃龍斜。亘石面。工指為瑕。正洞亦有黃龍紋。游揚如雲氣。如薄羅。亦移人情。三洞俱水中。冬日引水盡。乃可取。正洞北潭底水深不可引。時有鬼神。東洞徑傾仄。水工列小童長跪舉杯勺揚水。水乃涸。以故開坑先引水。閱月費金錢至累千金。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律令盜坑石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永樂宣德間開坑。未幾俱罷去。崇禎末。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日。指揮

蘓萬邦致石工於江西。緼火中夜開坑。不敢自日中也。丁亥後。守禁罷。至今凡六開坑。工受官役日有程。不擇膚理。鑿伐坼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氣韻顏色不能一執。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予至端州。值開坑。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訪之石工。其言殊別。徵其說。各護所偏。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復重慨夫文明之璞。一旦割裂而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竭耗。不數十年。此山便成陵谷。無有問。

津之處。爰述于編。庶幾後之君子。觀覽寶藏。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萃。三江五州之榮衛。或可以小慰于真宰也。陳恭尹跋云。硯之用。發墨不損毫。二者盡之矣。不損毫。常硯皆能之。唯發墨之妙。非親試水岩不知也。他硯粗則銚墨。細則拒墨。水岩即不然。玉肌膩理。拊不留手。着水研墨。則油油然。若與墨相戀。不捨。墨愈堅者。其戀石也彌甚。以他研並之水。之分數同。墨同。手同。而為研之數。水岩常少于他硯。十之三四。每春夏間積雨時。墨竟日用之。

則稜角軟腐反張。唯水岩可免此病。驟以他研易之。頃刻不勝其苦矣。研槽之水。隆冬極寒。他硯常冰。而水岩獨否。具此數妙。雖使椎樸無文。猶將拂拭用之。況其體質之美。千奇百變。不可殫窮。豈南離文明之德。獨萃于端溪耶。固齋所攷。剖折辨證。已無遺義。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氣韻顏色。幾足亂真。不深心識別。鮮不為所眩惑。亦有出自水岩。如固齋所云。精華日見。不能一執成說者。某氏跋曰。予嘗譌石語一篇。言端溪石頗詳核。

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為恨。固齋客端州。盡得
三洞之精蘊。辯皙毫芒。大洩神理。俾黔羊寶藏。一
一肺肝如見。美惡精粗。莫逃淵鑒。自唐宋以來。罕
有能言及此者。真端溪之幸也。固齋來值開坑。所
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其美亦不如昔。因慨夫文
明之璞。一旦割裂無遺。天地真蘊。山川元氣。漸至
竭耗。不數十年。此兩峽將成陵谷。將雲漢之扶輿。
三江之榮衛。無以復完。恐為斯地之灾。肯噫嘻。誠
仁人君子之用心哉。予嘗為文弔水岩。有曰。嗚呼。

水岩有此寶藏。斧斤自戕。精靈日喪。尺寸之膚。雲情水狀。氣含九淵。無以自養。日燠月寒。晝夜摩盪。似剛似柔。面粹背盎。白葉青花。瓊瑤不讓。太璞難完。經營巧匠。天地大文。惟人醞釀。豈在一卷光華。可仗水坑雖美。于寶無當。作者之聖。不以為尚。述者之明。不以相貶。嗟爾三洞。有消無長。山腹穹然。穿穴相向。無石可觸。雲不能上。發育無功。厲生腑臟。負之而趨。岩岩大創。有力之人。肩項相望。山靈自灾。敢云無妄。曷不崩頽。淪于沆漭。捲彼泮江。以

自深廣。

端石貴重于世久矣。顧中州士大夫鮮至其地。品題鑒別。多在影響之間。至其地矣。而其所好不存焉。亦不能得佳品。且有不携一硯以去者。比遊端州。如徐司業蘋村。嚴宮坊藕漁。可謂好矣。而不值開採之期。則所得亦不多。予以留滯蹉跎。得逢開坑曠舉。人知予篤好如此。以石來者踵相接。所見無慮數百枚。同時作客者。惟固齋與余有同好。每得一佳石。輒更相評賞。以為樂。余既為賦若銘。補

前人所未逮。而固齋復出石考一篇。該博精詳。宛如圖繪。余文專道水岩耳。固齋則宗括諸坑。條分縷析。盡石之變態。以其說求硯。思過半矣。夫自羅貢以來三四百年間。採止十數次。以余兩人酷好。恰遇其時。博見而多蓄之。豈非厚幸。然山川之產。有時而竭。而文人心力。能與天壤同敝。石之亘千載而遇吾曹也。庸獨非幸歟。歲在康熙戊辰初夏。鱸鄉潘耒跋。

硯語

關名

鑑羊峽口之東。有一溪。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其名端溪。自溪口北行三十步。一穴在山下。高三尺許。乃水岩口也。匍匐而入。至五六丈為正坑。從正坑右轉數丈為西坑。坑門最小。從其旁入為中坑。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為東坑。東坑外即大江矣。坑中水淵停不竭。以罌甕傳水。注槽篲中。水稍竭。乃可下鑿。石有三層。上層者稍麓。中層多鵝鵝眼。下層在水底。多破碎。不受斧鑿。凡西中東三洞皆然。三洞皆有蕉葉白火捺。而東洞尤美。其美也。以有

青花微細如塵。隱隱浮出。或如蟻虱脚者為上。麓點成片者次之。蓋石細極。乃有青花。青花者。石之精華也。外則有若黃龍文者。硃砂點者。麻鵲斑者。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圓文如水花珠湧有層數者。拖綠纖長如玉帶者。黃若絲縷名金線者。斑蝕如蟲啣名虫蛀者。兩旁色赭名為鱣魚血之邊者。凡十餘種。其火捺以紫氣奔而迴礴。又如血暈散開。有若雲霧之氣。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黃龍文以黃氣散布鴻鴻濛濛。

濛者。麻鵲斑以點黃如粟者。朱砂翡翠以紅綠分明者為上。眼大者如五銖錢。小者芥子。以活而清朗有黑睛。非肉非淚非死者為上。眼又貴碧不貴黃。貴圓不貴長。貴陽不貴陰。黃明為陽。綠暗為陰。貴多暈。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無偶。然與黃龍金綫等紋。皆石之病。火捺蕉葉白亦乃石皮。而青花麗者。又岩底最下一層。不足貴。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上層為天花板。麗燥。最下為沙板。過細又不精。惟中層者純深秀嫩。一片真氣如新。

泉欲流。又如雲霞氤氲。溫柔長煖。斯乃石之髓也。得之可以盡廢諸岩石矣。予嘗得其一。名曰水肪。其序云。端石有五質。水質為上。此水之質也。水之精華所結。虛而為雲。實而為石。人見以為石。吾見以為水。故以水肪稱之。肪者。水之膏腴也。銘曰。水為石命。火為石性。斯水之精。以元而聖。其質尚柔。溫然可敬。

唐宋古研。大率老坑新坑等十餘種。落墨而不發墨。雖有墨痕繡蝕。古色可愛。然不費水。不費筆墨。

未有如水岩之美者。他若黃坑錦雲梅花坑屏風
背宣德岩朝天岩諸石。率燥溼渴筆飲墨。久用輒
成鏡面。惟水岩石停墨不乾。墨著筆端。即起積痕
細薄。披之盡脫。以薑及浮炭片磨洗宿墨。復堅細
浮潤如故。墨如雲氣蒸湧。少研輒滿。其體重而輕
質剛而柔。摩之寂寂無纖響。按之若小兒肌膚溫
軟嫩而不滑。秀而多姿。握之稍久。掌中水滋。蓋筆
陣圖所謂浮津耀墨。無價之奇者也。水岩在老坑
之內。宋治平中于此采硯。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

縋汲深篝火下。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初從頭洞至水坑。自高而卑二里許。魚貫而入。不得昂首直腰。中有軒有竇。或盤或援。乃得至。以猪脂漬布。燃照沿洄曲水而行。行皆向東。初至者為西洞。其石無眼。又入為下岩。宋所開坑名曰康子岩者也。此岩最寒能傷人。又入為東洞。康子之前為南洞。多蕉葉白。其後為北洞。石彌純粹。水彌深。近外江水。久必有穿漏之患。昔人取石留數柱。虞其頽圯。今名為東留柱。西留柱。亦取之以木柱代矣。凡石外

皆有麓石。麓石內連臙。剖臙乃得石。火捺者。石之堅處。血之所凝。故其色紅紫或黑。蕉葉白者。石之嫩處。膏之所成。故其色白。其一片純潔無斑類。真紫碧青。微有青花。如秋雲綿密。或如水波微塵。視之不見。浸于水中。乃見。必須心如毫髮。乃知其妙。此石乃在窮淵。水之所凝。雲之所成。玉而非玉。冰而非冰。水為其氣。雲為其神。其石之質欲化。而冰之體已堅。此真端溪之精英。其價過于瑤瓊者也。凡香有結。石亦然。香木之結者為香。端石之結者

為研。其石大至數尺。去其不結者。取其結者。僅得掌許。故研之大而佳者最難得。通水岩中。石之結者無幾。非片片皆精好也。

端溪之南。第一峯第一條坑為水岩。第三條為文殊坑。當中一條為虎坑。水岩之上為屏風背。為朝天岩。為新坑。為岩仔。為宣德岩。宣德岩久已無石。西洞今亦鑿穿。江水入焉。不可以復鑿。即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東洞可容四斧八人。更番鑿之。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

開有內官魏封勒名其上。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被岩裂壓死洞中。今岩口有魏太監墳。壘其客魂而已。石匠常為怪。叫呼擲礫以嚇人。入洞者毛髮凜然。憂鬼魅之為害。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于人間也。他若亞婆坑在峽北。從第一條坑而入。黃坑在峽南。從龍華寺後而入。石皆有眼。而色紫質麓。梅花坑在峽口東。從沙步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暈重。不甚分明。質青亦麓。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當宋時水岩未開。皆于七星岩

北將軍嶺之下。名為將軍坑者。取石其石色黑無
眼質亦麓。至今黃岡研估尚取之。然諸坑石皆易
取。惟水岩積水淵渟。非具大力者不能取。取必于
冬始。于春終。天寒江落。峽水淺。乃可列炬而入。杓
泉而出。金錢之費雖不訾。然得佳石無幾。蓋天地
之精華有盡。一卷之多。與蛟螭爭于水府。崖壁一
坼。性命齊捐。噫嘻。可不畏哉。大抵佳石之得。良有
命焉。不可以人力強求。予少頗畜研。以熊制府所
開石為最次。則某藩王所開石。今時石皆不如昔。

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嘗從友人得一硯。名之曰大璞。有乞研行。頗能形容其美。辭云。羚羊峽東。惟端溪水。岩之口臨江低。石師匍匐下絕磴。中穿四洞。先東西。使君最嗜紫雲片。腳踏青天割為研。青花細細似微塵。蕉葉白中時隱見。空濛雨氣成黃龍。欲散不散浮水面。猪肝淡紫方新鮮。帶血千年色未變。中間火捺暈如錢。半壁陰沉望似烟。翡翠朱砂非一種。斑斑麻鵲點多圓。斯是水岩石中髓。水之精華結淵底。就中純粹含乾德。紛紛脂玉慚。

肌理入手溫然。煖若春。浮動心花。兼意蕊。姑射冰
凝。總在神。昭儀膏滑。那濡水。玉骨雖剛。按似柔。生
氣周身。無不靡。鵲鵲何須活。眼多雲霞。亦是空天
滓。使君命匠。細磨礬。中有三方。最高美。其餘浸潤
水盤中。水碧金膏。盡糠粃。分我東洞。一大齏。似方
非方。非石子。縱橫六寸。甚端厚。蕉葉青花。相間起
前者。兩片琢未成。贈我已與瓊瑤似。使君割愛。本
非常。不貪為寶。吾難已。而大璞銘云。水岩一角。天
然大璞。自成圭璋。不用追琢。蕉葉白凝。火痕丹渥。

文聖之純。潛龍之確。水涌雲蒸。書成不覺。一氣氤
氲。其元在朔。與我心華。殷勤浣濯。

磨研。先以水岩口之前。亞婆井麓石磨之。次以靈
山寺前細沙和麓石磨之。次以蚺蛇坑之石細磨
之。又以飛鼠岩之石細磨之。然後上蠟。使顏色
增潤。或偽為佳眼其上。蠟以沃之。亦可觀。予詩云。
石工欺汝只纖毫。翡翠朱砂總未高。鵠鵲眼多堪
抵鵲。梅花坑好可磨刀。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
色如羊肝淡紫。生氣蒸蒸者為上。眼非所貴。水岩

率無眼。眼者。石之筋絡。亦石類也。然石美亦不妨有眼。相傳下岩舊坑卵石。色黑如漆。細潤有眼。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扣之清越。研之無聲。著墨不熱。無泡。良久微浸。若油豔發。此至慶歷間已少。中岩在山半。名半邊岩。其卵石紫嫩肝色。細潤有眼。小如綠豆。有條紋。或白或綠。扣之及研皆無聲。外有黃臘包絡。久用鋒芒不退。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中岩新坑。石色淡紫。眼如鴈鵠。有暈。其嫩者扣之無甚聲。磨墨有微聲。久用鋒芒退乏。此不及

下岩遠甚。上岩舊坑有青紫。新坑石皆灰色。紫而
麓燥。眼如雞眼大。扣之磨墨皆無聲。有松板紋。久
用光如鏡面。比中岩又遠不及。總之水岩石佳者
有窮自宋至今。英華日消。日削。金鑛銀坑。砂窟。且
已告盡。而況于九淵神髓。美踰瓊瑤者乎。比年斧
斤不輟。山靈告哀。有力者負之而趨。無以自保。予
嘗為文以弔水岩。又有歌云。水岩之石水精子。帶
血羊肝。純作紫。火捺金錢。朶朶圓。白凝蕉葉。為肌
理。年來岩底。采無餘。鬼斧神工。多得髓。紛紛散入

富豪家什襲文綾與絳紗。未雨那知泉有本。長乾
爭見墨生花。綠塵半與圖書積。安得松烟飽朝夕。
真氣徒含天一深。空光未有雲霞迹。琉璃作匣枉
稱珍。終日隨身詎有人。風雅紛葩思賦客。春秋羽
翼憶經神。君今欲采珪璋質。尺寸微瑕皆勿失。天
留淳樸與遺人。鬼瞰高明悲巨室。

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黃岡。居民五百餘家。以石
為生。其琢紫石者半。白石錦石者半。紫石以製硃。
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几案盤盂諸物。歲售天下踰

萬金性多狡黠。善以贗坑石惑人。每得重價。白石
即西洋諸番亦來買取。蓋黃岡衣食于石。自宋至
今。享山岩之利數百年矣。予有黃岡詩云。村小當
高峽。家家擁石林。琢磨兒女力。揮洒聖賢心。又云。
此地耕桑少。人人割紫雲。雙縑天際至。一片水坑
分。其南岸金渡村居民。則以龍鬚蒲席為生。

宋熙寧中。杜諮知端州。禁民毋得采石。而知州占
斷。人號為杜萬石。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
惡其奪民之利。因為起請。凡仕于州者。買研毋得

過二枚。遂為著令。葉石洞云。宋貢研惟賜史官。故
端硯重于天下。杜諤遂以蒙詔。夫有尤物皆足厲
民。正統後採研之使不至。人直礪視之。非惟上所
好耶。善乎子罕之辭玉也。曰。懼喪吾寶。嗟嗟。吾寶
無喪多矣。而奚人之寶為。傳稱唐有韋承慶。左遷
高要尉。有餽紫硯者。置案上。歲餘。起辰州刺史。復
以還之。包孝肅知端州秩滿。有一硯。投于羚羊峽
口。馬晞驥判肇慶府。有潛以奇獻者。晞驥曰。此亦
長物也。謝之。噫。若三公者。可謂無喪其寶者哉。
終

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五

錢塘朱玉振秋汀撰

甥屠紹理夢亭編次

子 啟澈靜波校字

說鈴

石門吳震方青壇著

端州石出肇慶府羚羊峽東。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別。有水坑旱坑之分。有舊坑新坑之目。其宋時舊坑。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今亦無所得石矣。其石之精粗美惡。人人聚訟者。皆由身不至端溪。以耳為目。此倡彼和。究竟莫能辨其真石也。彼地惟一

僧及二三武弁識之。蓋以前當事者開坑。令其監督。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故能略識其梗概也。大約不論石之大小。眼之有無。總以細嫩光潤者為上。其發墨與否。久而後貴。初出未有不發墨也。造為種種異名。以炫遠近。古無此也。其眼亦不論大小。以層次分明。色澤圓活者為佳。藏硯之人。故自矜許。掌大舊坑。非數十金不可致。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皆屏風岩旱坑之石。價極賤。即新坑亦不可得矣。余無辨硯之識。亦無購硯

之資。故不能言硯。候官高兆固齋客游于端。適值開坑。考訂殊確。著論一篇。可謂善言石者矣。

水坑石記

虞山錢朝鼎黍谷著

論硯者必首端石。而石則以色純而潤。質堅而細。叩之錚錚者為上。向與中州士大夫遊。所聞古硯多矣。其佳處亦不出此數者。後在嶺表。往來端州最久。乃知向之論石者。未盡然也。取石之穴數處。以水岩為最。土人云。水岩開于成化中。此開之最後者也。宣德中所開者曰宣德岩。其石亞于水岩。

而勝于老坑。老坑則宋時所開也。所以唐硯必無端石。而宋硯必無水岩。以其岩之尚未開耳。水岩得石最艱。石之至中原者絕少。中州士大夫亦罕見之。宜乎其論硯之說未盡也。老坑之外。又有朝天岩屏風背。朝天岩石。次于老坑。而屏風背其最下也。然數穴皆出于爛柯一山。而所謂老婆坑及新開數坑。則在府城之北七星岩側。與爛柯山尚隔一江。遠數里也。爛柯在峽口南岸。出峽之右。有溪流出焉。溪東即爛柯山也。登岸不百武為水岩。

岩之穴有二。舊穴已坍。乃復岩北鑿一穴以入。取石之處。已低于江數尺矣。春夏水漲。岩中有潭。水滿不得入。潭有入竅而無出竅。霜降水落。水留潭中。必須人挽汲。而穴路低窄。偃僂以入。非可擔負。須人列坐其中。抱甕左右相遞接。以上達于岩口。凡用七十餘人。月餘而水始得涸。入岩四五丈。即須篝火。路屈曲高下。丈許便須一燈。燈用猪脂。他油則烟盛。而人目不得視也。所費人工資用。非數百金不可。而春至水發。則潭又溢。而前工盡棄矣。

此岩石之所以難得也。水岩之石。聲不錚錚。色不純勻。而無不純之痕。石無紫赤如猪肝者。紫中微帶淡白淺青之色。其紫處有中濃外淡。或圓如錢。或散成片者。俗謂之火捺紋。淡白處如雲如烟。無定形者。謂之蕉葉白也。又有所謂青花黃龍雀斑翡翠諸名。此皆石工相傳之語。佳處原不在此。只以此為水岩之別。他處則無之耳。總之其色如霞光雲氣。遠望繽紛。而近視無較然之痕。其質膩滑而潤。比他石稍溫。撫不留手。可以暗中摸索而得。

此可為知者道也。江南惟曹秋岳嚴伯玉可與論石。以其客嶺南久。所藏水岩最多。餘子耳食。不啻捫燭扣盤。為之噴飯。因存其說如左。

說硯

朱彞尊

端州于今為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岩最上。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東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峯曰朝天岩。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俯。

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瓢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既涸。熬豚膏。燃紙為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途。穿洞半里。抵岩壁。岩高三尺。上下皆利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江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卧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岩三層。石分三品焉。上岩者質純而艷。微紫。中岩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岩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為美矣。其餘紋

不同。紫氣奔而迴礴。謂之火捺聚而為輪。謂之金錢。紫氣既竭。白氣次之。謂之蕉葉白。凝綠若洒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斑相比者。謂之雀斑。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虫噬。謂之虫蛀。旁色頰者。謂之鱣血邊。其為眼不同。有鵠眼。有鴉眼。有象眼。黃謂之鴉。碧謂之鵠。鵠眼不貴。黃也。圓者為鵠。鵠為鴉眼。長者為象眼。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者。

也。辨水岩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岩在水
岩之南。產石易與水岩混。亦有虫蛀。有玉帶。有金
錢。若翡翠似矣。恨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
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恨大眠。其眼四旁若
瞶。睛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彩全無。此死
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
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
若金銀氣者。其理粗。其質燥。其聲鏗響。其色深紫。
或如猪肝。或如黛綠。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

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岩在屏風山背。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岩之上。多虎患。故歲久無採者。要之得水岩。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鵠鵠眼者。而諸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亦有鵠鵠眼。方之水岩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多至數百。光滑石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為希世之寶。特宋人之燕石耳。予遊嶺表。正值採硯時。購水岩石百餘。久盡散去。海鹽周福杜從子學詩。以端石為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為

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嶺海見聞

錢以塏

端溪產石之坑。凡十有一。惟水岩為上。水岩內有三洞。曰中。曰東。曰西。冬月水涸。乃可採。自溪登岸北行三十步。有山穹然如寶蓋。其乳下垂為穴。穴高三尺。小如圭竇。是為水岩。岩口只容一人。石工裸身。先用兩足投下。然後以手攀岩口腰繩。徐徐而入。匍匐伏行。度半里許為中洞。從中洞左轉數丈。其勢趨上為西洞。洞門益狹。又從中洞右折而

下五六丈為東洞。東洞隣于大江矣。春夏之交。洞為江水浸灌。迨秋漸退。以匏運汲。自內達外。魚貫接遞。有如傳杯。至水竭。始下鑿。蘓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綆汲深。篝火下鉋。百夫運斤而得之者。東洞今已鑿穿。不可復鑿。即鑿亦應鉋而碎。不成硯材。中洞可容六鉋十二人。或四鉋八人。西洞亦如之。洞中幽黑。不知晝夜。熬豚膏為盤燈。以燭之。凡鑿各分石堂。兩人共一堂。一堂一燈。一鉋鑿一人卧。一人彼此更替。蓋洞偏。須曲脊仰鑿。非更替不

能耐也。上層石粗為天花板。最下一層雜沙泥為沙板。俱無用。惟在沙板之上。一層雲氣涵鬱。新泉欲流。得石之髓。三洞皆然。洞石有火捺。蕉葉白。麻雀斑。黃龍玉帶。米鼻蛙。虫蛙。鳳涎。鑒金。硃砂。翡翠之屬。以辨真偽。而青花鵲眼。尤為至寶。不可多得。以諸品常雜見于中層。青花鵲眼。獨見于沙板上一層也。火捺必紫氣縈薄如金錢。蕉葉白必瑩光如玉。麻雀斑必微綴數點與金粟相似。黃龍有如金碧山水紋者。有黃氣連蟠如龍纏護石兩

旁者。玉帶如白虹。拖在雲中。米鼻蛀如粒米。藏入石縫。虫蛀虫蝕入石。逗出小孔也。鳳涎如金汁。鑒金。金色隱現。入水則明。出水則淡。硃砂爛如芙蓉。或如臘脂一點。浮在石上。光照几案。翡翠如翠羽。青綠相間。祭同鸞采。至若青花。其為魚文萍藻馬尾線不一。演漾波上。散為瀾漪。亦有名白花。如銀絲一縷。繞于空際者。然不多見也。鳩鵲眼。為圓。為暈。為碧色。暈必數重。睛如點漆者。活眼也。翳則為死眼。勿貴也。三洞之石。中洞與東洞。石色紅而帶

黃如一片鴻濛。精華內蓄。其氣深。其神穆。西洞石
色如羊肝。常若在水。光彩煥發。生氣上騰。其他諸
坑石。多產于山。石工採琢無時。朝操鋤入。暮可携
石而歸。朝天岩未嘗無火捺蕉葉白黃龍。而其色
枯。寶塔岩鵠鵠眼不減三洞。而其石墨理。不能發
墨。阿婆坑眼如綠豆。亦有碧色。而石頑醜。不堪。岩
仔。土音石。石工常取鬻充水岩。然色嫩而氣薄。不
可耐。近有新坑。為西江水大衝出。在水岩東洞之
側。亦有可觀。但多鏡面。與明瓦星。易損毫。屏風背。

紫而堊。往時相尚。宣德岩品在朝天岩之上。而今
無復存。梅花坑方寸之石。眼輒數十。無一晶瑩。對
之徒敗人意。總之端溪之石。得水岩而諸岩可廢。
得青花而諸石可廢。得鵠鵠眼而象眼鴉眼俱可
以不論也。又水岩為烟雲之氣釀成。故其氣清。舉
之甚輕。諸石全受沙土濁氣。舉之甚重。故善辨水
岩者。不在日中見石。夜來以手按石。其凍如水。沾
之欲濕。則得之矣。

硯坑述一

景日珍著

羚羊峽水。泓迅多曲。風觸山迴。環舟行者。檣帆多不測。入夏雨漲。上下殊險。兩岸石齒崢嶸。疊不可殫泊。北岸昔人鑿壁闢徑。以便緯役。可容軒輿。有一二處峻陡者。舍輿可徒。殊坦然也。硯坑在峽東口南岸。老坑離岸數十丈。坑南有山神祠。洞高不逾三四尺。濶如之。蓋闢鑿為竇。不知始採者何以知之。而闢荒吸腴也。入口仄而下。投以石。水聲汧汧然。工曰。坑浚五十丈。百金之費。可吸而盡也。石之可硯者三層。餘山礪耳。上層火捺重濁。蕉葉白亦

老中層較嫩。下層更勝。至青花獨下層有之。石之具火捺蕉白者多眼。而青花石無之。青花石亦有二種。石脚者質色黝細不雜。花紋如縷。漬水始見。其中下二種之間。亦有粗花最現。雜蕉白中。蓋蕉白之花。非青花也。其佳者往往有眼。最難得。宜墨惟取蕉白青花。若火捺散布中間。則為廢石。蓋火捺堅硬不宜墨。若在邊隅。則無碍也。此色惟坑石有之。存此著辨耳。眼以翠綠圓正層疊者。名鵝鵲眼。為上。此硯譜說也。今觀老坑石。眼雞卵形。色翠。

綠淡綠二種。僅二三層。及見古塔岩石。眼圓正色。淡綠多層紋。似乎古人之說。不無舛也。古塔坑在山腰。其質亦細膩。亦有火捺蕉白。但無下坑蓬勃生發之氣。然眼多光彩。巧纖可愛。較下坑過之。第坑眼外輪有黑暈。中圈淡紅。岩眼中圈黑色。而外無暈。中睛亦墨色。不如坑睛之紅耳。坑出石多。而佳者百之一二。岩出石艱。而佳者十之二三。故岩石之價。其省倍。岩石止一層。可觀色純紫。坑石碧。有火捺紋者始紫。今鬻于市者。皆阿婆坑朝天岩。

石。渾乎紫矣。

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然統于一竇。俱謂之坑。坑之北離江岸數武。曰文殊坑。今名新坑。石質酷類老坑稍粗。亦有火捺蕉白青花。但眼色金黃。中多翠綠紋筋。估人名曰翡翠以飾聽。予窺其理。此坑去老坑僅數十武。與坑石一脈。蓋此處筋紋為脈之行。而精華結聚于老坑成眼。故有貴賤之分。己卯冬。鑿洞得石四百片。僅得二青花石。一為六寸磚。一為子石。其磚以贈鈕玉樵。而子硯留。鐫

說于背。以志佳者之難得也。

石之病者。曰砂釘。大如指頂。頑硬如釘。曰虫蛀。石內有孔如蝕。曰鐵線。釘之細長者。曰重皮。若夾灰然。石之分層也。曰驚紋。非其質也。蓋鎚鑿之過。曰火捺紋。赤黯如雲形。硬不宜墨。然在邊隅則貴。此文惟坑石有之。以是辨真贗也。亦有淡濁二種。曰黃龍。石有黃痕如薄雲流行。曰鷓鴣斑。麻雀斑。黑白點如豆大。或如虱蟻。不識者誤指為青花。曰亂麻斑。或黑或黃或綠。紋橫殊無條理。曰翡翠。有重

綠淺綠二種。或成塊。或斜紋。長石之精華。其盡處尺許。結為眼。諸病惟火捺。黃龍。鷓鴣斑。麻雀斑。亂麻斑。翡翠斑。工不以為嫌。蓋無妨于墨。惟不飾玩耳。

眼蓋石之精華。其層暈翡翠。造化自然之工巧。彩光奪目。良可寶玩。眼之佳者。石質必細潤。其大小材器不同。則工鑿之稱材與不稱材耳。坑眼不及古塔岩。而塔石大遜于坑。又新坑朝天岩。屏風背各洞石俱有眼。恐執眼論石。未免魚珠。故識者論

硯有佳石不用眼之說。眼佳者質雖佳。而材器未必成全。則亦等諸無用之物。若材質成全。雖無眼。自可寶用。其說大是。然究不如材質與眼兼備者之更可寶也。予論硯有六要。一要質。二要材。三要眼。四要位。五要體式。六要琢磨。質不美潤。等諸粗礪。材不成全。止堪委棄。佳石無眼。樸而無文。眼在腰脚。為墨所掩。若體製琢磨。存乎其人。自有賞鑒。大率佳石雖無眼可用。而佳眼非好石則不可用。故古人重質不重文也。估人作硯。必用蠟漬火熨。

若佳石斷不宜新製者。雖琢磨精細。終覺生澁。莫如手磨。久之饒有神氣。

眼有活眼。死眼。淚眼之說。大率層暈分明。翠綠紅睛者潤。其黑睛者亦潤。若金黃土黃象牙枯骨色者。燥也。雖兼暈睛不貴。並無暈睛益下。

沈南箕稱端硯多拒墨。宋人式用側面。故磨久不滑。亦一說也。余試之矣。質嫩俱宜墨。色濁質故硬者不宜。是無論側面與否也。南箕特未得佳者。故篤于信耳。以立說耳。岩石豎矗。旁為正面。上頂下

脚俱側宜知。

採石先汲水。盡洞屈曲轉運不易。置木斗車輪繫轉出之。有窒碍處。則工人轉相遞出。勿用瓦磁器。易破。工在內鑿採甚難。洞矮手足之力不能舒。主人促其工程。每以塊之多寡督責。工人速于報命。往往大材小鑿。甚以頑石充數。故必兩工夥一鎚。代其勞逸。以材之大小定課程。而不必區區于多寡間。

硯山名爲斧柯山。其山端正。故又名端山。山之外

為桃花村。故硯譜有桃花岩之名。至下岩。中岩。上岩。大秋風。小秋風。半邊山。土地岩。小湘岩。後歷岩。各說有可考有不可考者。土地岩。譜稱岩有土地祠。今土地祠在老坑左數丈許。則老坑之為土地岩也。老坑新水坑皆在山脚。洞口斜入地腹。則下岩疑為山脚諸坑之渾名。至古塔屏風朝天。並無名數旱坑。俱高在山腰。離脚三里許。是為中岩。而最上則山頂。更無洞口舊跡。其大小秋風。或即朝天屏風諸洞。而今昔異其名。未可知也。半邊山岩。

當即今所謂古塔者。其坑口山形如削壁立。以形命名。似不爽矣。若大小湘岩。今高要縣祿步司轄在郡西二十里。與坑東西相隔五十餘里。坑產綠黃石二種。可為器用。工人亦製硯磚。名曰綠端。全不宜墨。若後歷岩。譜稱在城北數里。即七星岩也。其石五色。蓋大理之類。工人取其潔白者製硯磨。硃。游人多有鬻之者。二者俱非坑類。舊有將軍坑。在岩後將軍嶺。而譜未載。作譜者米南宮葉石洞。皆好古名儒。稱嘗至端。而說頗疎漏。毋亦足迹之。

硯山在端州羚羊峽東口南岸。離峽岸南上數武。曰文殊坑。又南為砂皮洞。即硯譜所稱虎坑也。虎坑之南為飛鼠岩。又上為宣德岩。岩口刻宣宗遣官監督姓名。及開坑封坑月日。再南為治平坑。土人又稱曰岩仔坑。亦刻宋治平四年。差太監魏封重開字。治平之南為水岩。治平間亦于此採石。又名康子岩。諸洞俱在山麓西向。相去不出四十丈。內外水岩之上為屏風背。為朝天岩。為新坑。為古塔岩。即半邊山岩也。山之東背為桃溪村。故硯譜

有桃花岩之名。惟水岩之石。迥異諸洞。洞高不踰三四尺。濶如之。自宋開採至今。自高而卑。其深約二里許。洞中之水。屈曲淵渟。採石者必先集黃岡石工。自洞口魚貫而入。列坐其間。寘燈于洞之兩旁。以甕汲水。次第傳出。水漸落。而工與燈亦漸加。若汲至底。必須工三百輩。晝夜更番。閱月乃竭。水竭而後采石。明設把總一員。專轄。律令盜石者比竊盜論。其厲禁如此。今雖無此禁。然民間不得擅采。即當軸風雅。亦往往以金錢之費不貲而止。此

非具大力者必不能舉。舉必于冬。天寒江落之時。水岩之內分四洞。匍匐而入。不得昂首直腰。至五六丈為正洞。又名為大西洞。從正洞又轉六七丈為小西洞。因其門最小故也。從其旁入為中洞。又從正洞左轉十餘丈為東洞。東洞之北即飛鼠岩。此外乃峽內大江矣。每洞可容三四鎚。或多六七鎚。餘工仍轉甕遞汲。否則水漸聚而鎚無所施矣。其石之可硯者僅一線。如金銀礦之砂路。上下四旁俱黃色粗礪。如工人壘堤修路之物。而一線之

物。又必有如膜如臙包之絡之。去膜與臙。然後得石。然石又分三層。近山面砂水透漏。石中如蠹蝕。名曰虫蛀。火捺重濁。蕉葉白老而不潤。中層較嫩。下層更勝。至青花惟下層為最。過此則為底版石矣。中洞色青而深。西洞色青而淺。東洞多紫色。若一片純紫而鮮妍者。為紫羊肝。即宋時馬肝石也。今亦罕覩。火捺蕉白青花硃砂斑翡翠麻雀斑鴈鵠眼黃龍紋猪鬃眼。三洞皆有。他洞亦間有之。特妍醜不同耳。火捺者血之所凝。蕉白者膏之所成。

蕉白四旁必有火捺掩映。以顯其秀。火捺如朝霞蔚起。鴻鴻濛濛為上品。如玫瑰紅如馬尾臨風飄揚無定。為馬尾火捺。或如五銖錢四輪有銚色淡而暈。為金錢火捺。俱可貴。或如火燒漆器。或堅黑如鉄。名鉄捺者。俱礙墨不取。蕉白者必一片白潤。彷彿芭蕉葉上霜花未乾者。為至寶。若如紙灰色枯而無神。亦不貴。青花者。如花青細如蠅虱脚。或波面微塵。視之無形。沃水乃見。斯為上品。若粗點及成片無生動氣者。次之。而青花之內。得有火捺。

如玫瑰紅馬尾如豆大金錢紅而不紫潤而不枯
暈而不結而火捺之內復有細青花者更為絕品
又一種如冬瓜瓢一種如五色雲霞一片磅礴生
氣殊不可見硃砂斑翡翠者以鮮妍光彩不碍墨
堂者有亦無害麻雀斑者如麻雀細斑若有若無
亦可玩也鵪鶉眼者貴圓不貴長貴活不貴死貴
明不貴暗貴多暈至十餘重者大率暈有奇而無
偶大如豆小如芥子黑白分明有肉有睛睛貴黑
肉貴碧不貴黃若如人張目湛湛無神及淚眼肉

眼無睛者。俱下下。但眼在墨堂。雖好必去。而好眼
又不易得。非若古塔岩盈掌之石。有眼數點。及十
數點者。且三洞之眼。又各異。中洞眼圓。赤如珊瑚
鳥目。若土氣相侵。如象牙色者。亦不貴。東洞眼碧
色多暈。對之奕奕射人。然多雞卵形。圓正明媚。亦
不易得。西洞眼有瞳如黍。其色漆黑。亦足貴。黃龍
紋如一縷黃雲。悠悠揚揚。又如泥金圖畫。沃水燦
爛者為上。猪鬃眼。凡石見之。皆非上品。然甚落墨。
久而不滑。又有白痕一線。名曰水線。頗不拒墨。若

在邊亦無碍。至于砂釘大如指。其堅異常。及有線如鉄名鉄線。皆拒鎚鑿。即石工亦不取。大約三洞之中。以秀色可餐。入手溫柔。握之稍久。掌中水濡。硯與磨之無纖響。無浮沫。無水泡。而墨輒濃。經三宿不涸者為至。雍正元年冬。予客端州。適開砂皮飛鼠文殊三坑。因躬至其間採石。適歷諸洞。猶以不得親入水岩為恨。至三年冬。始開水岩。余迺得入洞採石。前後共二百餘片。又于端州舊家得陳文恭一硯。旁刻白沙蔵硯四字。硯之通體斑剝。墨

痕繡蝕。古色愛人。乃刻梅山周氏真賞六篆于其陰。然其寬與長。亦不及三四寸。厚亦不過六分。蓋水岩之石。欲得盡善盡美。洵如屈翁山所云大不盈掌。景東暘亦云石大至數尺。精美者僅掌許耳。至于阿婆坑白婆墳。俱在羚羊峽北岸。其石質黝黯不鮮妍。佳者亦有蕉白火捺。黃坑在羚羊峽西口南岸龍華寺後。石亦有眼。而色紫質粗。羚羊峽中龍門汎左。有坑數處。坑無水。其石亦紫。而無蕉白青花。今嶺北所稱紫端者是也。梅花坑在峽口。

從典水村而入。石亦多眼。眼大而無神。質青而粗。朝天岩石。堅而不嫩。細而不膩。火捺結而不暈。蕉白氣晦無彩。得純潔無斑者亦可貴。岩仔坑石。扣之聲泠泠然。久磨必滑。古塔岩石。質亦細膩。火捺蕉白少蓬勃生發之氣。惟鵠鵠眼圓正而色淡綠。多層紋。明媚可愛。石工鬻此。每得重價。屏風背石。色如豬肝。曝于風日。絕少生氣。宣德岩石。彷彿水岩。今不可得。惟飛鼠岩。石淡紫而潤。間有黃龍紋。砂皮洞石。蕉白青花火捺均有之。而細膩不及水。

岩。然較諸洞。則飛鼠砂皮兩洞猶為可。至文殊坑石。頗似飛鼠岩。而滋潤不無少遜矣。新岩石細潤。微有青花蕉白。久之光如鏡面。不發瑩也。宋以前水岩未開。俱于七星岩北將軍嶺下採石。其質粗而色青。無蕉白青花火捺。亦無眼。至今名將軍坑。又名北嶺坑也。黃岡石工尚取之。七星岩石潔白如玉。製硯磨硃及磬與水注諸文玩。間有兼黑色山水紋如大理石者。製屏風與香几諸器。小湘岩在城西二十里。產黃綠二色石。常為器具。其綠者

製硯名曰綠端。全不宜墨。其他處余未親歷者。不敢以道路傳聞。附會其說焉。

汗漫吟詩注

佟雅慶復

水岩水坑。同實異名。未開為岩。已鑿為坑。無水為旱岩。旱坑有水為水岩。水坑。羚羊峽兩岸皆硯山。唐宋以來。取材不下數十處。皆無考。惟峽西首南岸梅花坑。有宋治平四年太監重開題名。峽東首南岸為坑仔岩。岩之東有小山。土人呼為老坑。山下為水坑。舊時坑禁甚嚴。今已弛。惟以巨石塞口。

土人具呈。官准即開。

水坑中分三硐。正硐石為上。西硐次。東硐又次。正硐北淪深淵。怪物藏焉。水深不可引。由正硐左轉為西硐。右轉為東硐。每硐石分三層。上層山沙漏如虫蛀。質微遜。中層方佳。下層為最。東硐多帶黃龍紋。不似飛鼠岩之晦暗。少神氣也。

石之青脈者必有眼。故辨石老嫩。以眼為驗。但眼在石中。剖之恰好。始獲具眼。少失分寸。或中藏未露。或旁鑿截去。同此一片妙質。徒以不見眼為劣。

不亦固哉。至反以有眼為石病。則矯枉過正。胥失之矣。正硃眼赤圓。唐人所咏。鵠鵲眼是也。西硃眼碧。東硃眼黑。以瞳子分明圓活明媚為上。他若白眼無瞳。有瞳無神。為死眼。為瞎眼。為淚眼。皆不足貴。至有片石可得數十眼者。尤石之疵。北岸亞婆白婆等坑石最多。此則不容以眼名之矣。

新坑在屏風朝天諸岩之間。微有沙澗縈紆。蕉白質繁而滑。亦有火捺。毫釐千里。識者立辨。不待磨玩之久也。

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六

錢塘朱玉振秋汀撰

甥屠紹理夢亭編次
子 啟澂靜波校字

蔡君謨硯記

崔生居端岩。于後岩百丈坑得紫龍卵。造硯長尺。廣減尺之四。厚重粹潤。若有德君子。眼暈六七重。無纖瑕。近手潤澤。可廁墨。來遺余。試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諸葛漸筆。

東坡雜記

杜叔元藏許敬宗硯。後官杭。漁人于浙江網一銅匣。鑄許敬宗。硯兩方足。匣有容足處。即敬宗物。叔元子遺孫莘老。莘老憎其人。求得之。端石也。潤如玉。殺墨如風。微窪。真四百餘年物。

米芾硯史

晉硯見于晉顧愷之畫者。有于天生疊石上。刊人面者。有蹄圓銅硯中。如鋤者。余嘗以紫石作之。有上圓下方。于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有如鳳字。兩足者。獨多。所謂鳳凰池也。俗呼為鳳字。蓋不原兩

足之製。謂之鳳足。至今端州石工。以兩眼相對于足傍者。謂之鳳足。隋唐工稍巧。頭圓身微瘦。下濶而足或圓為柱。已不逮古。至本朝變成穹高腰瘦。刃濶如鉞斧之狀。仁宗賜史院官硯。皆端溪石。純薄。上狹下濶。峻直不出足。中坦夷。猶有鳳池之像。或有四邊刊花。中為魚為龜者。凡此形製。多端石下岩奇品也。

高似孫硯箋

蘇東坡穎濱兄弟試制策。各携一端硯。外孫文驥

得其一。過藏其一。名賢良硯。

石夷叟家右軍古鳳池紫石硯。心凹。所謂硯瓦如
觚。華涉水即圓。又山陰老叟稱右軍後持一硯長
尺。色赤。風字樣。云右軍所用。

何遜春渚紀聞

吳興許採。字師正。自為兒時已有硯癖。所藏具四
方名品。幾至百枚。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硯
一。圓厚寸餘。可徑尺。色正青紫綠。有一眼才如箸
大。名之景星助月。又一端石古斗樣。長尺餘。馬肝

色下有王禹偁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又圓硯下
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溫潤發墨。師正常所用
者。莫養正為之銘曰。圓如鏡。窪如尊。勿謂其琢削
不巧。見謂椎魯無文。即而視之。其中甚溫。又一端
石玉堂樣者。授余。深紫色無眼。余命之曰端友。且
為之銘云。君子取友必端。子有韞玉之美。復具眼
而知默。祈漸摩以窮年。為子之三益也。

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馬蹄樣。深紫色厚寸許。而
徑七八寸。下有鄭魁銘詩。隸字甚奇云。仙翁種玉

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携。

姜唐佐東波硯識

羚羊峽紫石硯東坡先生携至海南元符三年自儋耳移廬州之瓊持以贈余為別。歲月遷流追維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倩工鐫先生遺像為辦香之奉云。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

王明清揮麈餘錄

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

中題云。候五十五年。有姓丁來此作通判。可分付開之。至是歲。僑來貳郡政。即晉公之孫。計其年月。尚未生。啟視之。但一黑匣。貯大端硯一枚。上有小竅。以一碁子覆之。揭之有水一泓流出。無有歇時。溫潤之甚。不可名狀。丁氏子孫至今寶之。

張世南游宦紀聞

胡堂長伯量記。度卿涵星硯云。寶慶丙戌秋八月。渝州度使君正奉詔入京。過金陵。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而廬山胡詠記之曰。硯端石。以石眼在池

得名形方。以今尺度之。可廣四寸。其表倍蓰高寸有半。上廣下殺。其陰容掌不啻。面出玉斗為池。斗之半。微為窪坡如半月。用以限墨。星在池者十有三。下皆乘以雲氣。大者四。其二近半月。其二倚南壁。而一復差大而高。外微綠中黃。瞳如針眼而紺碧。衆星此為獨勝。小者九。二倚東壁。二倚西壁。如參商然。五者中立。一高二次。而三低。如聚東井然。汲泉滿池。粲粲相耀。半月元雲。靉靆而下。古人之製作之精如此。星在陰者二。上列四字曰癸巳端。

岩下三字曰子容記。子容蘇丞相頌意。其初得也。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下有三字。惟泓字彷彿。二字不可辨。西壁外子功二字。史君曰。硯陰七字。本亦未刊。以借觀者衆。懼把玩之多。遂成泯沒。故李氏刊之。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淳夫侍郎。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詩中模寫。與此硯實合。以年譜考之。當在元祐八年癸酉。硯後歸李才元家。其孫家于成都之成都。果使君以五十緡購得之外。周以髹匣。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及土

人姓名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內者辛未杭州
後洋沈上宰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
朝奉郎知杭州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則
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距作詩為先三年耳范
李後為姻家故硯歸李氏云

蘓養直集

陳公密鎮知端州部民蓄奇硯破其家得之硯面
熨斗焦如黑龍奮迅二鴈鵠為目每晦則雲霧輒
興公密沒歸張仲謀政和間入禁中

陸友仁硯北雜誌

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石硯。其背刻元暉題字云。此硯色青紫而潤。下岩石也。

御府寶硯曰蒼龍。橫治內有龍形橫硯池中。世所謂岩花是也。

郝經渾沌硯賦序

賈侯有硯。端之異石也。溫潤堅結。渾然天成。而不資斧鑿之力。余嘉其能全于樸而致于用也。故名之曰渾沌。

類林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王荆公報之以詩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鑿溪綠石端。

周密雲烟過眼錄

御府有聚寶硯。玉版太乙船。無眼而溫潤。皆寶硯也。杜季陽端石蟾蜍硯。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隱硯也。

趙子昂端石辟雍硯。名曰大雅。

妮古錄

綠端松磬硯。長七八寸。蓋硯板也。其上刻松枝石磬。而以半磬為硯池。細潤發墨。趙子銘其陰。

文太史得古端硯。銳首豐下。形如覆盆。面縷五星聚奎。及蓬萊三島。左右蟠雙螭。刻其背。令虛鐫。刻東坡製銘。一龜橫出。作扇鬣狀。文縷精緻。不知何時物也。因命為五星硯。

沈廷芳隱拙齋集

乾隆壬申。余在歷下。有客匣硯至。啟之。則結綠硯。

也。余曰：是非新城王氏物乎？余聞此硯久矣，何為乎來哉？客曰：第觀之。硯端溪之老坑也，面平無池，厚寸許，縱五寸，衡得縱之半，色若馬肝而差淡，質細潤，青花隱隱如荇藻浮動，別有嫩綠斑，歷歷若晨星之在天，故錫以嘉名也。其背有隸古書，漁洋老人銘曰：此非結綠也，何以沿結綠之名？殆如虎賁之似中郎耶？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型。右旁署幔亭珍藏，亦古隸書，體類唐人，韶逸可愛。蓋老人屬門人林吉人舍人所書也。觀已，余復詢如前。客曰：

慢亭孫某者。以此贈。因公癖好此。且鑒賞之精也。故奉覽。敢索記而繫吾名焉。雖以硯易文。固所願也。余曰噫嘻。不愛名硯。非人情也。愛之而欲取之。是蹈兩手三硯之譏也。矧余文惡。足以當之。夫物有聚必有散。王氏之物。可贈客。客可贈余。余亦可他贈。或轉贈客。無不可也。文以硯成。伊可幸也。雖拙。不可以不記也。屬草而以硯歸諸客。

附錄古今題硯

咏硯

唐楊師道

石硯
圓池類璧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
賒。

石硯

唐杜甫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
硯。巨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
雷電。聯坳各盡墨。多水通隱見。揮洒容數人。十手
相對面。比公頭上冠。貞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
得終清晏。公含起草姿。不遠光明殿。致于丹青地。
知汝隨顧盼。

謝楊侍讀惠端溪紫石硯

宋文同

學文二十年。語氣殊未成。所以文房中。四譜無一精。豈不願收貯。竊恐好事名。自愧中槁然。敢假物外榮。前日下秘閣。謁公來西城。公常顧遇厚。待以為墨卿。延之吐佳論。出口無雜聲。語次座上物。硯有紫石英。云在嶺使得。渠常美其評。因取手自封。見援囑所擎。倉黃奉以拜。其喜懷抱盈。歸來示家人。衆目歡且驚。言並我所有。瓦礫而瑤瓊。貴價市珍煤。風前試寒泓。磨知密理潤。點覺浮光清。洗濯

鑑面瑩。彈扣牙音鏗。遂剪什襲巾。加以重篋盛。客來有欲觀。稍俗不敢呈。願傳之子孫。更重金滿籬。作詩敘嘉貺。慚比毫毛輕。

謝寇十一惠端硯

宋陳師道

百工營才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碑半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金聲玉骨石為容。河江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在當世。没人探深索千丈。探領適遭

龍伯睡。輓轡挽出萬人負。千歲之歲一朝致。琢為
時樣供翰墨。什襲包藏百金貴。北行萬里更衆目。
冠卿好事不計費。南隣居士卿之孫。豐悴相從不
為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輟誦不減前人志。人言寒
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影碎。龜玉韞匱與無同。錦
衾還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緣。天獨于予可無
意。敢書細字注魚虫。要傳華嚴八千偈。

謝人惠硯

宋程俱

帝鴻墨海世不見。近愛端溪青紫硯。溪流見底寒

且清光微淺。紺淵之精。斧柯千古留仙局。雲暗半山含紫玉。割雲鏡。玉巧如神。龍尾銅臺可奴僕。君來自南數千里。不載珠璣如薏苡。芊芊溪草裹石硯。文字之祥直送喜。明窻大几墨花春。爐火吐蘭千穗雲。虛中含默靜相對。那復草元驚世人。

古硯歌

元宋元

神媧踏雲補天去。遺下一團蒼黑天。千年萬年乾不得。長帶盤古青紫烟。玉王剖天天化石。石內星精有餘魄。瑤光發炯成禹壁。海王川后輸元液。帝

青呵霧坤倪濕。匣月不開太陰泣。破天殘缺無人補。一穴絲絲漏春雨。空藏老石磨今古。補天何時與天語。

賦翠濤硯

元倪瓚

嶽翁常寶翠濤石。今我還珍翠濤硯。翠濤沄沄生穀紋。雲龍文發奇變。米芾硯山徒自惜。此硯顛應未曾見。我初倉卒失神物。玉蟾寂寞空瞻戀。珠還合浦乃有時。洗滌摩挲冰玉姿。書舟輕迅逐鳬鷺。喜出火宅臨清漪。松雪磨香淬毛錐。天影江波

淡碧滋。一詠新詩開我眉。

灘哥石硯歌

明宋濂

朱君嗜古米黻同。三代彝器藏心胸。灘哥古硯近
獲見。驚喜奚翅逢黃琮。硯煤敷紙巧摹搨。訪我一
陳始終。有唐四葉崇象教。梵僧航海來番禺。手
持貝葉寫健相。翻譯華竺元談空。辭義幽深衆目
識。當時授筆惟房融。硯中淋漓墨花濕。助演真乘
誠有功。愛其厚重為題識。七月七日元神龍。鬼工
雷斧琢削古。天光電影生新容。褰將四尺廣踰半。

作鎮弗遷猶華嵩。涉唐入宋歲五百。但見寶氣浮
晴虹。南渡羣公競賞識。氏名環列縈秋虫。朔元雖
以實內府。棄置但使烟埃封。方今聖人重文獻。璽
蒙舟載來江東。風磨雨濯霧精彩。奉勅舁入文華
宮。宮中日昃萬幾暇。侍臣左右咸雲從。紫端元歛
盡斥去。欣然為此回重瞳。重瞳一顧光照日。天章
奎畫分纖濃。有才沉埋恨已久。石如能語誇奇逢。
維昔成周全盛日。兇戈肩衣并大弓。歲諸天府遺
孫子。用以鎮國昭無窮。願將斯硯傳萬世。什襲不

下古鼎鐘。上明文德。化八極。下書寬詔。蘓疲癯。君方執筆掌綸誥。願以此言聞帝聰。老臣作歌在何日。洪武戊午當嚴冬。

硯

唐李僑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光隨錦文發。形帶石岩圓。積潤循毫裏。開池小學前。君苗徒見燕。誰詠土衡篇。

古石硯

唐李山甫

追琢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真惟守墨。求用每虛

心波浪因文起。塵埃為廢侵。憑君更研究。何啻值千金。

破硯

元楊載

彼美端溪石。家藏歲月多。廉隅皆破缺。筋力盡研磨。玉亦堅而已。星如粲者何。向來曾自詭。持用掇高科。

破硯

元薩都刺

巨璞何人鑿。磨穿偶至今。絲文虛綠潤。雨氣共元陰。瓦礫開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携入。往事復

何心。

襲美以紫石硯見遺以詩遺之

唐陸龜蒙

霞骨堅來玉自愁。琢成飛燕古釵頭。澄沙脆弱聞應伏。青鐵沉埋見亦羞。最稱風亭批碧簡。好將雲竇漬寒流。君能把贈行吟客。徧寫江南物象酬。

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

唐皮日休

樣如金甌小能輕。微潤將融紫玉英。石墨一研為鳳尾。寒泉半勺是龍睛。騷人白芷關心切。狎客紅

筵奪目明。兩地有期皆可用。不須空把洗溪聲。

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

宋王安石

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溪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佳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于此亦同堅。

獲硯

宋劉克莊

二硯溫如玉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馬肝紫潤尤宜沐。鵠鵠青圓宛似生。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

老拜為兄。今年几案多奇獲。應是儒生命漸亨。

再獲一硯自和

前人

三硯聯翩買券成。絕勝玉杵聘雲英。拊摩無粟向
肌起。塗抹有花從筆生。韞匱每愁逢暴客。傾囊或
笑費方兄。古來事業由勤苦。不信磨穿道不亨。

端石硯

元宋元

千年岩璞斬新硯。一片琳腴截紫青。雲漢帶星來
玉匣。墨池蒸雨出滄溟。烟開霧斂天晶彩。海靜江
澄地典刑。要與陶泓作佳傳。老磨松液寫黃庭。

硯

金李俊民

端溪溫潤石。價重百車渠。一滴元潭水。蠅頭萬卷書。

貯香室

明盛時泰

花開硯池旁。花落硯池底。洗硯譯經時。斛盡龍池水。

惜硯中花

元方回

花檐移來錦繡叢。小窻瓶水浸春風。
磨墨落硯香黏數點紅。

先君子幼稟夙慧。讀書數行俱下。稍長。攻舉子業。試必冠軍。困于場屋。因親老。急謀祿養。遂捧檄之官。初任粵東之通衢司。望悞落職。旋蒙

聖恩復用。仍補粵東之北寨司。轉餉京師。調任吉安司。歷署香山瓊山各縣丞。最後署南海丞。雖處風塵下吏中。而襟懷洒落。吏治精明。公餘即以山水文籍自娛。雅擅臨池篆隸真草。無不精妙。兼善丹青。解音律。以及醫卜九流。

末技。皆不學而能者。當道奇其才。重其品。事必倚重。由是奔走無虛日。且求醫者屢滿戶外。無不應手立愈。性慷慨。樂交遊。厨無宿春。座客常滿。生平于外物一無所戀。惟確愛硯石。恒積俸以易之。曾衝曉寒。出謁大吏。途遇貨硯者。即脫裘購得。人稱為癖。會奉臺符採辦。

貢硯。因得親歷端溪各岩洞。擇石之上上品。選

良工。欽遵。

頒發成樣。製為各硯。恭摹

御銘于上。敬謹手鐫進之。

天府焉。嘗自言曰。蟣虱微臣。末由報稱。今幸有一
技之長。承此責任。洵屬非常榮遇。敢不恪恭
將事。藉竭蟻忱。以上供

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煥

奎章于萬古。溥

霖雨于九州者哉。此後益精賞鑒。計薄宦三十餘
年。不名一錢。座右硯石充積。人有乞者。即與

之。或一人而索至數十硯。亦無所吝。乾隆甲寅。先君年六十一。即以老疾乞休。力不能辦歸裝。暫購茅屋數椽于羊城北鄉之沙亭崗村。樂與田夫野老遊。自署門曰學圃山庄。而總憲汪蕉雪姻丈亦題澹寧堂額寄至。即懸之客座。又闢旁舍曰硯田齋。羅列各硯。尚存百二十方。擬于屋後山麓建百二山房以貯之。乙卯春得微疾。遂絕迹不入城。每日課耕之餘。即課不肖以學。並含飴弄孫為樂。見

吳松岩太守端溪硯志。嘆其精核。惜其未備。復遍搜古來論硯各書。重加增訂。手錄成帙。並自著百二山房硯石圖說。以附于後。是年八月十一日薄暮時。又于書中改定數處。掩卷授不肖曰。此書已定。只須編分卷次。待人作序。即可付梓。不肖恭接入手。詎意先君放筆就枕。即已長逝。呼天搶地。百身莫贖。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偷生視息。永深哀慕而已。忽忽數年。不肖仍無力回籍。始于戊午春。先

奉先君柩及庶母之靈以旋與先母

繼母合殯于湖山之麓且荷萬近蓬姻丈為

卜地于靈隱之白鶴峯下不肖惟冀及早挈

弟妹妻孥遄歸以營葬事以妥先靈為幸

先君著述甚富皆隨手散棄絕不存稿迨不

肖稍有知識時留心什襲僅存詩一冊先

君自題曰秋汀吟草且曰吾詩甚多此冊所

存無幾皆非得意之作亦可不必傳也不肖

仍擬四處搜羅另為彙訂付刊惟此增訂硯

志為先君遺命付梓者。因卷次未分。不肖
孤陋。不敢自任。適逢施柳南表叔至。急持
請正。未及閱定。匆匆返棹。又喜屠夢亭表
兄相遇。復以此書囑為編次製序。茲于己未
八月十一日。夢亭亦欲言旋。特來山庄話別。
竟將此書訂定。並詳述其萬里半生蹤迹。與
先君離合情事。令人增慨。且其考據各硯。亦
先君所樂聞者。惜已不及見矣。回憶先君
待人作序之遺命。若有先見。因以其說冠于

簡端。是日適遇先君諱日。祭于家廟。即以此書並各硯。雜陳于俎豆之前。又若有定數存乎其間者。舉家以為奇。夢亭拜瞻遺像而感慟。無人不泣下沾襟。而不肖之慘痛為何如也。因縷述顛末以識于後。不肖男啟澂恭跋。